圆桌讨论：美西方对“文明型国家”概念排斥的根源

[这就是中国](javascript:void(0);)

**这就是中国**

微信号 mhshHome

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《这就是中国》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:00东方卫视播出

2022-09-30[原文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A5NTI5ODk3NA==&mid=2651179824&idx=1&sn=9e7dfb680eb02c407d2d52feb1af45d7&chksm=8bb01fc1bcc796d789af43390c19188b039e990cf5630d6f24ad027b8450aa1b854f476863a8&scene=27#wechat_redirect&cpage=143) 发表于

收录于合集

点击上方“蓝字”，发现更多精彩。

**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，读懂世界**

主持人  |  何婕

嘉宾：

张维为  | 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院长

邱文平  |  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 特邀研究员

主持人何婕：我们今天来讨论在西方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“文明型国家”这样一个中国话语。以往可能对于中国话语他们不会有那么高的关注度，当然一方面是“文明型国家”有它的生命力，还有一方面确实就像两位演讲都说的，他们也遇到了自身的困境。所以张老师告诉我们，在西方看来，以及事实上“普世价值”遇到的困境是什么？

**西方“普世价值”**

**陷入了哪些困境？**

张维为：实际上这个“普世价值”我们节目中也专门做过一集，我们有个基本的观点，早就把它给解构掉了。第一个，如果你说“普世”，也就是所有国家、所有人民都要接受的，它首先有个程序问题，你开过哪一次国际会议，哪一次联合国的什么会议，讨论过这个问题没有？有没有共同的决议，大家说我们都同意？没有过的，对不对？

主持人何婕：对。

张维为：这就产生一个程序正义的问题。另外我说中国是一个“文明型国家”，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，我有很多价值观的，我希望能够贡献给这个世界，能不能成为“普世价值”，你说可以，那好，我们愿意说，你说不行，你告诉我通过什么程序可以，所以还是一个程序问题。第三，“普世价值”最大的困境，它在这么多国家，非西方世界推行它的“普世价值”，结果都是失败的，他们自己国内也感到非常失败，换句话，这个本身就不是一个真的站得住脚的价值观，你讲的自由、民主、人权，全是你自己界定的，民主，美国这个算民主吗？我说是“钱主”，自由，你这个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，都没有讨论过，你就有个抽象的概念，所以我多次讲，西方的“普世价值”不要停在抽象层面，我给你适当地去抽象化，

邱文平：是，像“普世价值观”，其实我专门解构过美国对人权的概念，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，它还是个种族隔离的国家，“普世价值观”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是二战之后它逐步才形成，是因为“冷战”的需求而营建了一种替代了过去的基督教的“十字军东征”这种观念，把上帝的观念替换成所谓的“普世价值”。“普世价值”我们可以说，它本身内涵的价值是没有错的，民主、自由、公平，这到底是谁的“普世价值”？这是一个问题。谁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，谁是为资本家服务的，是为权贵服务，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。像川普这种人作为一个美国的总统，他能够代表什么呢？他代表是什么样的“普世价值观”？

主持人何婕：对，不是强推的某种价值观，也不是披着某种外衣的某种价值观。所以您看我们在讨论他们对中国话语的关注，他们对“文明型国家”的热议，其实背后就是他们自己遇到的一个困境，困境之一就是“普世价值”的困境，困境之二，刚才两位也都说到了“民族国家”、“民族自决”，这也是他们越来越多学者感受到的。

张维为：对，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，“民族国家”推演到Ideal model，最理想的范例，它就是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，你看为什么非洲国家边界全是笔直笔直的，就是他们根本不在乎你什么东西，我就给你这样分了，假设肯尼亚就是个“民族国家”，尼日利亚就是个“民族国家”，但尼日利亚上百个民族，所以你推行西方的政治制度，搞一人一票，然后它一定是内乱，非常简单的。所以采用西方模式，越搞这个一人一票的选举，搞一次分裂一次，然后最后陷入内战，就是这样的情况。

主持人何婕：分裂成越来越多的名目和类别。

邱文平：是，这就是殖民主义长期的“分而治之”的一种传统。我记得以前认识一个非洲的黑人穆斯林，他跟我说，他说我爷爷辈，在整个非洲大陆，我们是穆斯林，只要凭一个“割礼”，就畅行整个非洲大陆，没有什么国家概念，因为整个穆斯林世界它是一样的，就是西方人来了之后给我划了这么多国界，他觉得这个东西简直是莫名其妙。

**美西方对**

**“文明型国家”概念的排斥**

**根源在哪？**

主持人何婕：好，那刚才我们说到，其实西方是遇到了几重困境，他们越来越多的人关注“文明型国家”这么一个说法，一个政治叙事。那张老师在演讲中也说，其实对于欧洲或者是美国等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，它有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为“文明型国家”的文明的支撑？

张维为：对。

主持人何婕：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其实它也没有一个“文明型国家”可以回去是吧？那他们能从这个理念（“文明型国家”）当中它吸收到什么？

邱文平：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，就是西方和我们中国人从开始时候看待世界，这个世界观就不太一样。西方世界看待世界它有一种“神的历史”，我们都知道欧洲黑暗的中世纪，他对“神的历史”的认知就是单向度的，一种很轴的单向度的以神为标准，它摈除了很多人性的东西，会走得非常偏执。而中国的历史观，我们像《三国演义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其实是一种循环的史观，中国人看事物带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精神，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和我们非常契合的人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的“文明型国家”，而西方人他其实根本上是无法理解这种类型的。

主持人何婕：所以您刚说到一个问题，就好比我们刚刚也讲西方不少学者在讨论“文明型国家”，可能左翼的知识分子是看了这一面，右翼的知识分子看了那一面，每个人都各取一瓢饮，在这个概念当中找一个跟自己有共鸣的部分。

张维为：要是你提一个概念，要让人家百分之百跟你一样的理解，这也是非常难的。

邱文平：对。

张维为：比方我们看到“文明型国家”，西方主流（刊物）特别像《经济学人》杂志这样的解释，都是为专制制度辩护，基本上他们这样解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现在绕不过你这个话语，他们谈到文明的时候，围绕这个词不得不经常提到中国。

邱文平：是，而且其实我觉得“文明型国家”的螺旋式上升问题。我们这种大的历代帝国，阿拉伯帝国、奥斯曼帝国，这一系列帝国它其实都基于自己本身文明圈形成了大帝国，当代这种以“民族国家”建构，将帝国分散成无数的小国家，这种东西实际上是政治术语，但是今天随着美西方实力的衰弱，中国的崛起，我们重新看到了古老国家都在复兴，这种太多了，像土耳其、印度都在逐渐地理解这种概念，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各自文明型的代表性国家，其实现在我觉得发展中国家这些大国反而能够理解我们的概念，而美西方的话，它因为属于霸权的制定者和整个“游戏”规则的制定者，是一个掠夺者，它当然不愿意接受我们这种概念。

**理解“文明型国家”**

**为世界格局的构建**

**带来哪些新变化？**

主持人何婕：也没有办法真正理解。好，那回过头来讲，上次在节目里面，我们在讲“文明型国家”的时候也在说，包括西方在内其它的一些国家，有过悠久历史、悠久文明的这些国家，也都在提出一个概念，我是“文明型国家”，印度也在说，土耳其也在说，越来越多的人理解“文明型国家”的话，它为整个世界格局的构建会带来一些新变化吗？

张维为：会的，因为首先就是“普世价值”话语将逐步地式微。西方内部它本来也是搞“普世价值”的，那么现在西方内部一半的人反对，所以西方社会分裂了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。然后什么来替代它？我们也不能太理想化，我想都是在摸索，很可能我觉得这个趋势朝着我叫做某种形式的“区域整合”或者是“文明整合”。“区域整合”如果带有一定的文化、文明同质性的话，它整合的效果就会好一点，更容易一点。我想这个恐怕是一个大趋势。

邱文平：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独特性，在于我们古老的传统，各种文化和文明和中国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的，它是非常具有独特性的，天然这种契合性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“文明型国家”，它是真正地以人为本，这种和而不同、共融共生的概念，这才是真正地符合人性和人权的国际关系体系类型，就是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。

主持人何婕：对，包容、平等、尊重。

张维为：我稍微再补充一下，我说“文明型国家”是四大要素，人口、区域、文化、传统，我就以人口为例，它每一项都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。我讲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，同时也是高度现代，受过现代教育的，我们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比西方所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。我们的人口是什么规模，是100个欧洲国家加在一起的规模，所以你想想这个一定是震撼世界的。

主持人何婕：确实，我一直说中国这片土地，其实自古以来我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，各种挑战是很多的，为什么中国人民会凝聚成这样的一种文明，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知道，只有这样的文明它才有生命的力量。但其实放在更远的范围内，不管是自然的风险，还是社会型的，最后大家都会发现，只有这样共处，人类才有力量。

（本节目播出于2022年09月19日）

**讲中国故事，讲我们的故事**

**东方卫视《这就是中国》**

**每周一晚22:00**

**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**

**解锁更多精彩内容**



### 精选留言

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